

诚征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,要求地域性,正能量,主旋律,原创。不拒草根,不唯名家,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800字。投稿邮箱:lsWSC-gh@sina.com

征稿启事

年关记忆之滑野冰

□石钟山

冬天一到,下过几场雪,再刮几场西北风,整个世界便冰天雪地了。湖泊、河流也结了冰,由薄变厚,滑冰便成了我们冬日为数不多的乐趣了。

那会儿湖泊很多,公园里或野地中都有大洼,待结冰之后,便成了我们的溜冰场。滑冰的工具大都是自制的,木板下镶上铁条就是一个冰车了,或蹲或坐在上面,也是风驰电掣的样子。但是,冰车是小孩子的游戏,我们大一点的孩子都穿“冰鞋”滑冰——专业的冰鞋,我们不曾拥有,只有少数上了高中的哥哥姐姐才闪亮着在我们眼前稍纵即逝。我们只能远观。我们的“冰鞋”是自己做的,用麻绳捆绑在脚上,与滑冰车的弟弟妹妹相比,我们顿觉伟岸了许多。冬季里,凡是结冰的地方便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。从黄昏到日落,直到繁星当头,滑冰的玩伴们才渐渐散去,循着家的方向,把童心收起。

在湖面上滑冰,转来转去的,就是那一方天地。于是,开始有高级的同学,不再甘心在湖面上滑冰了,而是去河道里滑。河道很长,不知源头,也不知去向,永远没有尽头的样子。后来,我们几个同学也结伴去河道里滑冰,风景果然不同。刚开始,我们并不敢滑多远,总怕迷失了回家的路,灯火稀疏了,便调转方向,顺着原路回到起点;后来野心大了,越滑越远,城市的灯火已渐渐远去,乡村零星的灯光在遥远处闪现——我们则不知疲倦,忘记了时间。有许多次,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回家门时,夜已深,只见灯火,少见人影,心不免忐忑——冷不丁,在暗影处走出一个人影,那是母亲,她不知在此等了多久,见到我,又惊喜的样子,仿佛我和她失散了多年。她只嗔怪地责备我一句:这么晚了,上哪去疯了。不论多晚,母亲总能变戏法似的变出热乎可口的饭菜。

我忘不了母亲看到我时那双又是担心又是责备的眼神。后来长大了,离开故乡的脚步越来越远,每当灯火阑珊时,总会想起躲在暗处的母亲的身影。虽然母亲早就离我而去,暗中却总有母亲的陪伴,她担忧又责备的眼神,照亮了我脚下的路。那是一条通往一个又一个年关的路。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,请与lsWSC-gh@sina.com联系

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著有长诗《在俄罗斯,谁能幸福和快乐?》,他找遍俄国,最终找到的快乐人物竟是枕锄打瞌睡的农夫!也许涅氏不完全是讥讽朝政。中国古话有“无智者无忧”,农夫强壮的体魄和简朴的生活,至少能够使他不至于像贾府的林妹妹那样患肺病,吐血。

究竟何谓快乐?当代人似乎对此有两点说明:一是金钱的积累可以给人快乐;二是权力的掌握能够给人快乐。殊不知,金钱固然可以买到许多肉体享受的东西,但我也曾听到过某位腰缠万贯的个体户感叹:“我现在穷得只剩下钱了!”这是对金钱快乐观的最佳注释。说到权力,其实是一种责任,如果不是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话。权力愈大,压力愈大,“快乐”是谈不上的,“沉重”倒很真切。不信请哪位青年朋友去同本单位的负责人推心置腹聊聊,一定会认同我的判断。

金钱与权力并不意味着快乐,这是千真万确的。当然,把金钱和权力当做自己奋斗的某种标志,或青年朋友在自己的人生设计初始,愿意当名企业家或掌权的干部,并利用这种优势为社会服务,我绝不反对。

快乐其实源于我们对生活的真心实意的参与和热爱,以及对周围事物兴趣浓厚的欣赏。有位哲人论及“笑”时,曾说过一段话,大意是孩子比成人笑得更快、更厉害,笨人比



新年说快乐

□高洪波

聪明人爱笑,老百姓比达官贵人爱笑,天真淳朴的人比矫揉造作的人爱笑,善良的人比记仇、嫉妒的人爱笑。他实际上说出了快乐的某种真谛。

试问一个人一天到晚故作深沉皱着眉头,以为自己肩上承受了全人类的苦难,他有什么快乐可言?或者猜忌怀疑,刻薄成性,或者斤斤计较,事事“拔尖儿”,当然更谈不上快乐。

快乐存在于你周围的一切事物之中,关键看你能否有慧眼去发现,用慧心去寻找。

公园里一群找乐子的人,拉着胡琴进行京剧清唱,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“西皮流水”和“二黄导板”的唱腔里,他们的快乐洋溢成和谐的气氛,直逼云端,让旁观的人们也感到心旷神怡。

马路上爆米花的小伙子,面容黝黑,手脚不停地为孩子们爆米花,他被孩子们崇拜着。“砰”一声巨响,米花白花地倒进孩子的盆子里,也倒入到童心的愉悦中。我认为小伙子连眉眼都浮现出由衷的快乐!

立交桥上的一辆上坡的三轮车,上面有位老人吃力地蹬着,两个小

大家微语

文学是一种介入性力量

□李洱

●很多人有这样的困惑和想法:网络时代导致人们对阅读纯文学的耐心变低了,长篇小说的读者会渐渐流失。但我觉得,文学读者只会越来越多,不会越来越少。

●因为我们作为单独的人,是需要与人交

流的,否则你肯定完了。人啊,不仅需要同呼吸而且需要共命运,而文学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机会,这种可能。

●我始终相信,文学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介入性力量。或强或弱,但一定是一种介入力

量,否则文学的意义肯定要大打折扣。

●最重要的是,谁也别去低估亲爱的读者,他们成长的速度超过批评家的预期。

谈天说地

吃笋

□王祥夫

竹笋要想做得好吃,第一要义就是要油大,上海老牌子的梅林罐头油焖笋,笋几乎都浸在油里,家里人吃这个罐头,向来是先把笋吃掉,然后用里边的笋油炖豆腐,是一点点都不浪费。笋一旦被掘离泥土,隔一两天便会发麻,须用开水焯一下,至于苦笋,既有著名的《苦笋帖》,相信古时就有人喜欢它,一如现在的有人纷纷喜嗜苦笋。

笋除了苦,尚有酸,桂林酸笋的味道给人的印象亦是深刻。吃米粉,若是没了酸笋,味道便会大打折扣。诗人画家的谷主告诉我桂林的酸笋又叫“吊笋”,而到底是哪一个吊字,尚有待考证。乙未年我在北京,国祥请我吃他从家里带来的竹笋,是在新昌的家里做好了用大罐头瓶装到北京,据说是只用水煮,当然要有油,味道是极其鲜美,承他美意送我两罐头桶,带回家来,家里人吃了都说鲜,因为好吃,竟至不舍得吃,原计划放在冰箱里慢慢吃,想

不到后来竟然坏掉大半瓶。国祥家住新昌那边的山上,是遍山的好竹好茶,他虽把竹笋与茶看得很贱,但若论懂它,我想起码是我的朋友里边没有人能够超过他。我画竹笋,他看了就开玩笑说“笋笋头画成皇冠了,足见待遇。”

玩笑话归玩笑话,但对北方人说“笋笋头”,恐怕是十个人倒有九个不会懂,年前南方作家陶群力寄来上好的笋子,是那种小笋,只有拳头大,论其形便不是画上的那样,却是国祥所说的那种,笋笋头还在,是两头尖跷跷,必得在根部切一刀再剥剥它才会像皇冠,而画家笔下的竹笋无一例外大致都是剥过切过的那种,如果照实画来两头尖尖,一是不好看,二是

有时候会让看画的人弄不清这是什么东西。群力于隆冬从南方往我这里寄一箱冬笋来,却正好碰上北方的寒流天气,气温忽然低到零下二十四摄氏度,那竹笋在路上便早已冻得像石头,但拿来做菜,味道却不变,可见竹笋

是可以冷冻而致远的,又问问南方的朋友,亦说是可以把竹笋放在冰箱里冷冻,但不能把笋衣剥去,临吃的时候再把笋衣剥去,会保存很长时间。现在天气又转暖,露台上和屋顶上的雪都化得滴滴答答,却又发愁群力寄来的竹笋“消化”了怎么办,所以现在是天天在吃竹笋,用贵州和湖南的腊肉炒笋丝笋片,味道真是好,剩下的准备放在冰箱里慢慢去吃。

说到冬笋,其实除了吃就是吃,原没什么好说,著名的天目笋就是用来当零食吃的东西,味道很美,一长条笋,腌了晒,晒了腌,然后盘在一起,以之喝茶最好,但如果用来下酒却未必好。天目笋现在的做法很多,而最好的就是那种腌过晒过半干不干的,既有嚼头又有滋味。把这种笋用水泡泡切很小的丁做素包子,味道真是好。但这个包子南方人做来滋味要比北方的好,北方人不善于吃笋是因为北方是既无竹而又无笋。

